

12 YEARS A SLAVE

为奴十二载

〔美〕所罗门·诺瑟普 著

常非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YEARS A SLAVE

为奴十二载

〔美〕所罗门·诺瑟普 著

常非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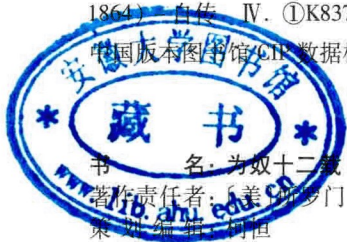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奴十二载/(美)诺瑟普(Northup, S.)著;常非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 7 - 301 - 23812 - 7

I. ①为… II. ①诺… ②常… III. ①诺瑟普, S. (1808 ~ 1864) — 自传 IV. ①K837. 128.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8871号



书名: 为奴十二载

著作责任者: (美) 梭罗门·诺瑟普 著 常非 译

策 划 编 辑: 柯恒

责任编辑: 柯恒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3812 - 7/I · 270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yandayuanzhao.com>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麦田书坊

电子信箱: yandayuanzha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117788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8.875 印张 136 千字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12 YEARS
A SLAVE**



所罗门·诺瑟普的故事

前 言

当编者着手准备下面的故事时,并没有想到本书会形成如此篇幅。但是,为了展现书中所有传递给编者的事实,似乎有必要将本书扩展到现在的篇幅。

书中所包含的事实大多有据可查——其余部分则全系所罗门的主张。作为编者,有机会从他的陈述中发现自相矛盾或者与事实出入的地方,对他严格遵照事实的陈述十分满意。他始终重述着同一故事,没有丝毫偏离。他还仔细审读了书稿,找出其中出现的细微错误并要求改正。

在所罗门被囚期间,他曾有过几位主人,这是他的人生财富。他在“松树林”受到的待遇,表明奴隶主中有人道和残忍之分。在谈及他们时,所罗门充满了感激之情或痛忿之意。他在贝夫河^①的经历如实展现了当地现存奴隶制

^① 贝夫河(Bayou Boeuf),美国东南部河流,发源于阿肯色州,流经路易斯安那州。

度的方方面面。他不怀任何偏见或者先入为主的印象。编者的唯一目的,是忠实记录下所罗门·诺瑟普亲口讲述的人生经历。

编者认为他完成了这一目标,尽管读者可能会发现书中尚有许多风格和表达上的不当之处。

戴维·威尔逊

1853 年于纽约州白厅镇



目 录

前 言	I	第十二章	132
第一章	I	第十三章	144
第二章	11	第十四章	157
第三章	21	第十五章	172
第四章	33	第十六章	185
第五章	43	第十七章	197
第六章	55	第十八章	209
第七章	66	第十九章	220
第八章	80	第二十章	235
第九章	92	第二十一章	244
第十章	104	第二十二章	263
第十一章	117		

第一章

绪言——祖先——诺瑟普家族——出生和父辈——明塔斯·诺瑟普——与安妮·汉普顿结婚——生活打算——香普兰运河——前往加拿大的木筏之旅——农活——小提琴——安妮帮厨——搬到萨拉托加——帕克和派瑞——奴隶和奴隶制度——三个孩子——厄运的开始

我生来是个自由人，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享受了三十年的自由。之后遭人绑架，被卖为奴隶，直到 1859 年 1 月才被幸运解救。也许大众对我这段为奴十二载的生活和命运会有兴趣了解。

自恢复自由身以来，我发觉北方各州对奴隶问题的兴趣愈发浓厚。此类文学作品的流传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对奴隶制度的明暗两面极尽描绘之能事。在我看来，它们制造了一个饶富价值的话题，供人们讨论和评说。

对于奴隶制度，我只能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了解的

情况谈起。我的目标是如实陈述真相,重述我的人生故事,不隐瞒,不夸张。至于本书篇章是否放大了奴隶生活的悲惨严酷一面,则留待他人自行决定。

追溯我的家史,我能确定的是我父亲这边的祖先曾在罗德岛为奴,他们属于一个名为诺瑟普的家族。诺瑟普家族中的一位成员搬到了纽约州,定居在伦斯勒县的胡西克。他带上了我的父亲明塔斯·诺瑟普,大约五十年前,这位绅士去世了,他在遗嘱中解放了我的父亲,赋予他自由之身。

珊蒂山^①的亨利·B. 诺瑟普先生是一位出色的律师,上帝保佑,多亏了他,我现在能获得自由身,回到妻儿的身边。这位先生是我祖先所服侍的诺瑟普家族的亲戚。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一直对我重视有加。

在获得自由之后,父亲搬到了纽约州埃塞克斯县的密涅瓦镇。我于1808年7月出生于此。父亲在密涅瓦镇待了多久,我并无十足把握。之后他从那里搬到了华盛顿县的格兰维尔,离一个叫斯莱堡的地方不远。父亲在老东家的一个亲戚克拉克·诺瑟普的农场做了几年工,之后便搬

^① 珊蒂山(Sandy Hill),位于华盛顿县金斯伯里镇的西南面,1910年该地区改名为哈德逊瀑布(Hudson Falls)。

到了莫斯大街上的埃尔登农场,这个北边的农场距离珊蒂山镇有一段路。后来父亲从那里又搬到了罗塞尔·普莱特的农场,这个农场位于爱德华堡到雅佳镇的路上。他在这里一直待到1829年11月22日去世的那一天,身后留下了一位遗孀和两个孩子——长兄约瑟夫和我。长兄如今仍住在奥斯威戈县,靠近县治奥斯威戈市。母亲是在我被囚期间去世的。

父亲尽管是奴隶出生,从事着我这个不幸的种族所承受的辛苦劳作,但他为人正直,勤勉努力。在世的许多仍记得他的人都能证明这一点。他一生从事着恬淡的农耕事业,从未谋求过仆役这项经常指派给非洲子民的工作。除了给我们兄弟俩提供优于普通水准的教育,他还通过自己的勤俭挣得了一份家产,足以让他获得选举权。他常常跟我们谈起他的早年生活。尽管总是以最温暖的善意充满感情地谈及蓄他为奴的家族,但他并不了解奴隶制度。种族的衰败让他时常沉浸在悲伤之中。他尽力向我们的头脑灌输道德情操,教我们将信任与信心放在无论贵贱都一视同仁的上帝手中。当我流落到千里之外的路易斯安那州那片令人作呕的地区,被一位毫无人性的主人打得遍体鳞伤,躺在奴隶小屋时,常常回想起父亲的劝导。当时

的我一心求死，希望躺进父亲的棺材里，从施虐者的皮鞭下解脱出来。在珊蒂山的教会墓地里有块不起眼的石碑，上面刻着他长眠的地点。上帝将一片卑微之地指派给他，他走完了这段人生之路，尽心尽力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截止到这段时期，我主要跟随父亲在农场干活。闲暇时间则以书为伴或弹奏小提琴——小提琴是我年轻时最大的娱乐爱好，从那时起，它就是获得安慰的来源。命运将我抛入痛苦之中，我用它来娱乐跟我同病相怜的人。当我陷入对命运的痛苦思索之中，小提琴掩饰了我内心的所思所想。

1828年圣诞那天，我迎娶了安妮·汉普顿。她是个有色人种女孩，住在我们家附近。婚礼是在爱德华堡举行的，主婚人是镇长提摩西·艾迪先生。他仍是当地的一位知名人士。安妮在珊蒂山生活了很久，曾侍奉过老鹰酒馆的房东拜尔德先生。后来又跟随塞勒姆的亚历山大·普鲁德菲特牧师。多年以来，普鲁德菲特牧师主持着塞勒姆的长老会，他的学识和虔诚之心有口皆碑。安妮对这位好人的善良和劝导心存感激，念念不忘。安妮并不清楚自己确切的血统，她的血管里混杂着红白黑三支血统，很难确定哪一支占优势。这三支血统混杂在一起，赋予了她一副

独特而迷人的面容。尽管同夸德隆人^①有些相似之处,但严格来说安妮并不属于这一支。我的母亲就是夸德隆人,这一点我刚才略过未提。

1829年7月,我步入二十一岁,不再年少。不久后父亲去世,我无法再获得他的帮助和建议。妻子全赖我挣钱养家。我决心过着勤勤恳恳的生活。尽管肤色是我的一大障碍,我也清楚自己地位卑微,但我仍旧梦想着日后过上好日子。后来我购置了陋宅一处,薄田两亩,作为我辛勤劳动的报偿,这些财产给了我幸福而舒适的生活。

从结婚到如今,我对妻子的挚爱一丝未减。只有身为父老才能体会到我对几个相继出生的子女那片炽烈的温柔之心。为了让读者了解到厄运带给我的锥心之痛,我认为很有必要说明一下。

结婚后,我们在爱德华堡最南端一幢黄色的老房子开始了家庭生活。后来这幢老屋被改造成了一座现代宅院,最近住在里面的人是拉斯洛普上校。过去,县里曾将这幢屋子作为法院开庭的场所。1777年,伯格因将军曾占据这里,当时军队驻扎在哈德逊河左岸,驻地旧址距这幢老房

^① 夸德隆(Quadroon),黑人血统占四分之一的黑白混血儿。

子不远。

那年冬天,我和其他人受雇修复香普兰运河,那片区域的主管是威廉·范·诺特威克。大卫·麦克是我那组劳工的直接负责人。等到来年春天运河开通之时,我攒下的薪水已经够买下两匹马和跑运输所需的其他物资。

在雇了几名得力助手后,我接下了几个运货的合同,将木筏从香普兰湖运到特洛伊镇^①。戴尔·拜克维兹和一位来自白厅镇的巴特米先生随我跑了几趟。经过那一季,我对木筏的技术和奥秘已经了如指掌——这门学问让我日后替一位富有的主人赚了大钱,也让贝夫河岸边那位头脑简单的木工大吃一惊。

在一次沿香普兰河而下的旅途中,别人劝我去趟加拿大。我去了蒙特利尔,参观了那座城市的教堂和其他名胜。我从蒙特利尔一直游览到金斯顿和其他城市,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这段旅程对我后来帮助不小,我会在书的结尾处交代。

在完成运河的运输合同,对自己和雇主都有了满意的交代之后,我并不希望自己无所事事。此时运河的运输再

^① 特洛伊镇(Troy),纽约州伦斯勒县的县治。

次中止,我便同米达·冈先生签订了砍伐木头的合同。从1831年到1832年,我一直在从事伐木的工作。

春去春又回,安妮和我接手了附近的一家农场。我从青年时代就习惯于农耕劳动,这份工作天生对我胃口。于是我进入父亲曾居住的老艾尔登农场。我在哈特福德买下一头奶牛、一头猪、两头健壮公牛及其他个人财产,后来我们便搬到金斯伯里的新家,开始了农耕生活。那年我种了二十五英亩玉米和大片燕麦,将我的资产物尽其用。安妮勤俭持家,我在地里挥汗如雨。

我们在此地一直住到1834年。那年冬季,我接到许多让我演奏小提琴的邀请。只要有年轻人举行舞会的地方,我一定会出现。我的小提琴在周边村镇远近闻名。在老鹰酒吧住过很久的安妮做得一手好菜。在开庭那几周和其他公共场合,雪利尔咖啡屋雇她帮厨,并开出了相当高的薪水。

在演出或者其他工作结束后,我们总是收获满满地回到家里。通过务农、帮厨和演奏小提琴,我们很快便赚了不少钱,可以说,生活安康无忧。事实上,如果当时一直待在金斯伯里的农场,我们的生活会一直如此。可迈出下一步的时刻即将到来,残酷的命运已然等待着我。

1834年3月,我们搬到了萨拉托加斯普林斯镇^①,住在华盛顿街北面的一间屋子,屋主是丹尼尔·奥布莱恩。那时候,艾萨克·泰勒在百老汇大街的北端开了一家很大的寄宿旅馆,名叫华盛顿堂。他雇我驾驶马车,我给他干了两年。此后我基本上受雇于旅游旺季。安妮在美利坚酒店和当地其他酒吧工作。冬季的营生主要依靠演奏小提琴,在特洛伊和萨拉托加铁路修筑期间,我也从事了多日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萨拉托加,我经常从瑟夫斯·帕克先生和威廉·派瑞先生的商店购买家庭所需的日常用品。对于这两位先生的善行,我深怀敬意。正因如此,十二年后,我将求救信寄给他们。后来这封信辗转 to 诺瑟普先生的手里,我最终幸运获救。

在美利坚酒店生活期间,我经常碰到陪在主人左右的南方奴隶。他们衣着光鲜,配饰齐全,明显过着种轻松舒适的生活,也许偶有烦恼萦怀。我们经常聊到奴隶制这个话题,我发现几乎所有人都将自由的渴望深藏心底,其中有些人表达出强烈的逃跑渴望,还跟我咨询过实施逃跑的

^① 萨拉托加斯普林斯镇(Saratoga Springs),位于纽约州萨拉托加县。

最佳方案。但他们也清楚,一旦逃跑,毫无例外会被抓回和遣返,对惩罚的恐惧往往让他们打消了铤而走险的念头。呼吸着北方自由的空气,我了解自己同样希望在白人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心情。任何一位智力与普通人相当的白皮肤美国人都有如此愿望。而我太无知,也许是独立性太强,竟然没能理解怎么会有人满意身为奴隶的境况。我无法理解赞成和支持奴隶制的法律和宗教,它们毫无公正可言。我可以自豪地说,对于任何一位试图寻找机会争取自由而向我求助的人,我从未吝啬帮助和指导。

我在萨拉托加一直住到1841年春天。七年前,我们从宁静的农庄被吸引到哈德逊河的东边,对生活的憧憬尚未实现。尽管生活条件舒适安逸,我们还难言富裕。在这条世界闻名的河流沿岸,各色人等似乎无意遵守勤奋和节俭这些我所熟悉的简单习俗,相反,取而代之的是得过且过和奢侈挥霍。

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伊丽莎白,玛格丽特和阿隆索。长女伊丽莎白十岁,玛格丽特比她小两岁,小阿隆索刚过五岁生日。这几个孩子让屋里充满欢笑,在我们的耳朵里,他们稚嫩的童音就是音乐。我和妻子给这三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编织了无数美好的梦。不出工的时候,